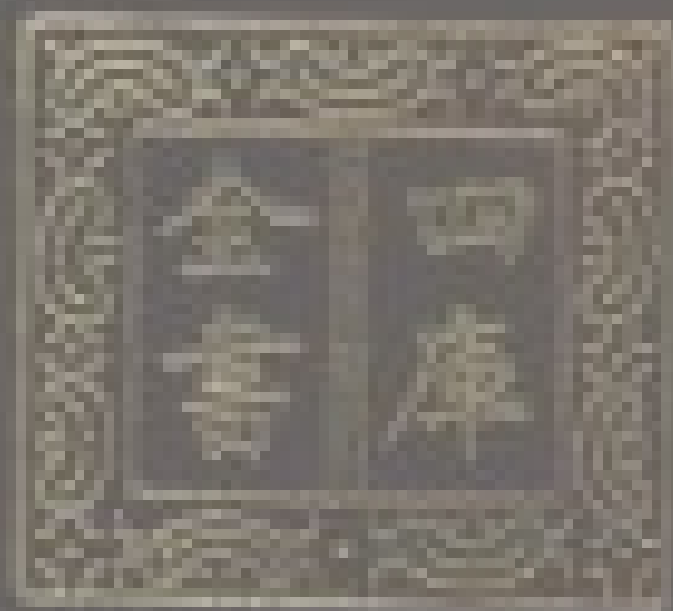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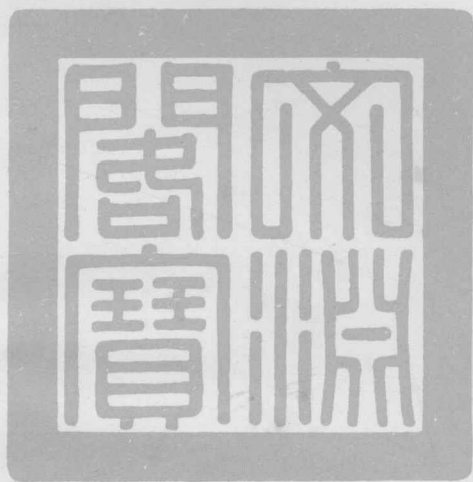
642454

第一一〇八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册目次

東坡全集(二)

宋蘇軾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六十一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三首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黃

侍讀蘇軾狀奏准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

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

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亡母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一

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洵平生

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

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危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

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

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

黃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為福人臣以和

詳校官麻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 鈐

校對官待詔 臣 胡士震

謄錄監生 臣 李熙第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一

睦為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為朋黨之患而
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
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為保全之計實深為朝廷求安
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
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
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
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
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
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
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名為臺官又論臣不
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
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芳
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
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翕結黨與再三
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蠢不早迴避所
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

施行

顧無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
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
郡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詳覽

施行

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聖眷
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使臣不免
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壞所損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一

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
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有奏狀乞
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為有只
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
以為聖世乃有此風今臣若更少留必須捃拾似此
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如黨與既眾執奏不已則朝
廷終亦難違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

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謂二聖私曲行庇蓋臣既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早除一郡乞將上供封椿斛斛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

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四

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為一農民栖於丘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兵人雖號柔弱不為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為業百十為羣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為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既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為盜或得

豪猾為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辦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使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關絕大悞饑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糶不免流殍蓋亦有限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五

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糶三十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汹汹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即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糶賣不管少有

闕絕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腳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俟出糶有餘方得施行似此計畫雖是數日浩瀚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斛應副浙西諸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六

郡糶米直至明年七月中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趣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憐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糶米五十萬石蒙聖慈依奏施行仍賜封樁錢一百萬貫令糶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為詞不肯收糶去年若用貴價收糶不過每斛七十足錢盡數收糶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糶所濟不少其發運司

官吏不切遵稟之罪朝廷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今來若行臣言即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悞必行重責所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為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七

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金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甚嚴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為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

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違碌碌衆中未
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探察量材錄用非獨
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
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
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滙肝膽不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為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
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暖
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顧受暖昧之譴臣聞賈易
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
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
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
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關以來累次奏
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

楊畏并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
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
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
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其溝壑若非給事中
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勛偶非其黨猶肯為陛下腹心耳

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
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
至陛下指揮執政學劃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九

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僂僂行
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賈易
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為易
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
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去中外觀望
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
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為累章不允計窮事迫須至
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未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欲

得外補即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見弟尚書右丞轍為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通往見君錫言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忝無狀常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十

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為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問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為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十一

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去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為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因問弟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即須羣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為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城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即不知

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通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道與君錫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臣又語通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為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為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通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為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十一

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為觸忤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別無情理者右臣既備位從官第輒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

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個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仙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十二

奏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
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
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留
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
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二首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一

古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
狀申右軾今看詳前件李義修所陳劃一事中內三件
係欲開太康縣枯河及開陳州明河並不涉潁州地分
無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乞自下蔡縣界以東
江陂鎮以西地頗卑下之處難為開洩者平地築堰如
汴河例不納衆流免致溝中滿溢橫出之患所是田間
橫貫溝港兩下自有歸頭去處間或於要會處如次河
口之類可置斗門遇田間有積水臨時啟閉甚無妨也

軾今看詳八丈溝首尾有橫貫大小溝瀆極多並係自
來地勢南傾流入潁河別無兩下歸頭去處遇夏秋漲
溢雖至小者亦有無窮之水雖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
今義修乃欲築堰如汴河不納衆流顯是大段狂妄又
一見云八丈溝首尾三百餘里當往來道路豈能盡致
橋梁欲乞於合該縣鎮濟要去處創立津渡小立課額
積久少助堤堰之費軾今看詳議者欲興大役勞力費
國公私洵洵未見其可而義修先欲置津渡立課額以
網小利所見猥下無足觀採其餘議論雖多並只是羅
提刑李密學意度更加枝蔓粉飾扶會其說而已別無
可考論其八丈溝利害軾見子細相驗打量地勢具的
確事件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
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沙陰潁上三縣惟有古陂塘項
畝不少見今皆為民田或已起移為永業或租佃耕種

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產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為陂

塘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為害不小看詳陳

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道積水所致今來進士

皇維清既知修復陂塘可以弭橫流之患何不乞於府

界元有積水久來不堪耕種之地多作陂塘不惟所占

田地元係積水占壓之處人戶別無詞說兼亦陂塘既

修之後陳州水患自然衰減更不消糜弊公私開三百

五十四里溝渠今來維清既欲依羅朝散學畫起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又別奪萬壽

等三縣農民產業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

以興陂塘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必難施行試

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間已稍驚疑若更

行下逐縣勘會古陂項畝及起稅請佃年月則三縣農

民必大驚擾其事既決難施行所以更不敢行下勘會

其李密學羅朝散等所欲會議利害賦見行相驗別具

利害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

狀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適都

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同至潁州與臣會議開

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難以會議

尋申尚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任見得的確

利害別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議進呈奉聖旨

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潁州境內諸水但

欽定四庫全書

遇淮水漲溢潁河下口壅遏不行則皆橫流為害下冒

田廬上逼城郭歷旬彌月不減尺寸但淮水朝落則潁

河暮退數日之間千溝百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

水不漲則一潁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

百溝亦須下入于淮淮水一漲百溝皆壅無益於事而

沉一八丈溝乎

貼黃據崔公度狀稱取到壽州浮橋司

狀照驗得昨來五六月間陳潁州大水

之時淮水比當年大小顯見自是諸河泛漲積水為害

並不干淮水之事看詳崔公度所言顯是只將是年淮

水偶然不大便為永遠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

復淮水與諸河水永不一時皆漲乎又臣問得淮州同

農民父老若淮水小則陳頤指河永
無漲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實事

且陳之積水非陳之舊也乃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為陳惠今又欲移之於頤縱使朝廷卹陳而不卹頤欲使頤人代陳受惠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訴但恐頤州已被淮水逆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府界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頤州則頤之受惠必倍於陳田廬城郭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汎頤州北高南下今頤河行於南八丈溝行於北遠者數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一

十八

瀉下貫八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于頤河其間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濶勢若建瓴南傾入頤河而羅適欲以八丈溝奪併而東此猶欲用五丈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羅適與臣書乃

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為慮雖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愚暗全不曉事與適相附會以興大役雖復起夫百萬糜費錢米至巨萬億亦無由成而汎十八萬人與三十七萬費石乎臣歷觀數年

以來諸人議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之以為可開曾肇陸佃朱勑以為不可開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見地形的實高下文尺是致聽度利害口爭勝負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子細打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見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後地面高下溝身深淺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口有無壅遏可得而見也并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一

十九

訖所有逐竿細帳見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瀆聖聽只具史昱等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略具下項要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頤上三縣官吏文狀稱羅適崔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是經馬行過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是實切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見得利害可否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五

及如何計料得大功錢糧數目顯是全然疎謬貼黃羅通計料八丈溝要開深一丈而汝陰縣官吏只計料八丈適亦不知據數申上其疎謬例皆如此兼看詳羅通所上文字稱八丈溝上口岬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黃堆口與淮水面約至深十丈有畸即是陳州水面下比壽州淮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約潤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不過四丈適只以此便定八丈溝下口必無壅遏臣竊詳適若曾用水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謂之約量顯是臆度高下難為憑信今據史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黃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年淮水漲痕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尚有漲水八尺五寸折除不盡其勢必須從八丈溝內逆流而上行三百里與地面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八丈溝遇淮水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內壅遏不行二水相值橫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潁州苗稼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潤二十餘里今量潤處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五

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得漲痕五丈三尺適又云黃堆口至淮面直深十丈有畸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虛乃是適意欲淮面之潤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水之小則以意減之此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猶以意增損其他利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肯以實言也
一江陂次河深潤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八丈溝水南入潁河及其餘溝水如泥溝瓦溝之類皆可以回奪八丈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昱等狀內臣體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至州城門脚下公私危懼若八丈溝不能東流却為次河江陂等水所奪南入潁河則是潁河於常年分外更受陳州一帶積水稍加數尺必為州城深患而羅適胡宗愈等皆云自天地有水已來萬折必東必無回奪之理既云萬折必東則是水有時而行於西南北但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而常東也水之就下兒童

知之適等不必其就下而必其常東此豈足信哉
適又云方水漲時潁河亦自漲滿不能受水則次
河江陂安能奪八丈溝而南臣謂八丈溝比潁河
大小不相侔八丈溝必常先潁河而漲後潁河而
落方潁河之不受水也則八丈溝已先漲矣安能
奪諸溝而東及八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潁河已
先落矣安得不奪八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三

一據史昱等打量到羅適回易八丈溝利開六處計

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畝合給還價錢或係官田地
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曾計入錢糧數內又看驗
得地性疎惡合用稍椿土薄水淺地脉沮洳開未
及元料丈尺間必有水泉又難為倒填車水與功
並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令慢平溝身既
深溝面隨濶則適所計料全未是實數其一十八
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米必是使用不足

右八丈溝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節

未易悉數蓋已略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勅申省狀內
及考之前史鄧父本為陳潁間田良水少而開八丈溝
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勅已論之詳矣伏望聖
慈指揮將朱勅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詳即見八丈溝
不可開事理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果決不開指揮以
安潁壽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六十

三

貼黃胡宗愈羅適等皆言八丈溝成恐商賈舟船不

復過潁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戶妄生異議今勘會蔡
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分皆係水小據羅
適圖序云八丈溝上口岬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
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
與蔡河相通至水落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
七尺潁人何緣過疊舟船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
潁人以伸其私意

奏淮南開羅狀二首